

張鳴鳳的喟嘆

——《桂胜》译注与解读

秦冬发 著



桂林历史文化丛谈

李幸芷 /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桂林历史文化丛谈 李幸芷 / 主编

張鳴鳳的喟嘆

秦冬发 | 著

——《桂胜》译注与解读

ZHANG MINGFENG DE
KUITAN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桂林市文学艺术研究室
课题项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鸣凤的喟叹:《桂胜》译注与解读 / 秦冬发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7

(桂林历史文化丛谈 / 李幸芷主编)

ISBN 978-7-5598-1042-7

I. ①张… II. ①秦… III. ①文化史—研究—桂林
IV. ①K29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946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 421008)

开本: 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24 千字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准确理解张鸣凤的真实意思表达（代自序）

秦冬发

徐霞客《粤西游日记》：明崇祯十年（1637）六月初三日，“雨势垂至，余闻郑子英言，十字街东口肆中，有《桂故》《桂胜》（俱张鸣凤羽王辑），及《西事珥》（学宪魏濬辑）、《百粤风土记》（司道谢肇淛辑）诸书，强静闻往市焉”。

《桂胜》成书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47年后，在市面上还有销售，属于长销书。我希望《张鸣凤的喟叹：〈桂胜〉译注与解读》也能成为一本长销书。

《张鸣凤的喟叹：〈桂胜〉译注与解读》一书以广西重要文史典籍、明代桂林学者张鸣凤编纂的《桂胜》一书为研究对象，分卷上、卷下两部分。卷上为译文、注释内容，卷下为解读内容。译文、注释部分主要是对《桂胜》一书中由张鸣凤自己撰写的置于每卷开篇的叙述文字和篇末的评论文字进行翻译和注解，译文力争做到信、达、雅，注释重在提供文字背后的史实与相关石刻内容；解读部分则是围绕《桂胜》而撰写的一系列研究文章。全书力争让读者能更准确、更深入、更细致地理解张鸣凤及其《桂胜》的真实意思表达。另外，全书还附录了《桂胜》辑录的《桂林风土记》《桂

海虞衡志》文献及《桂胜》《桂故》采录（或提及）的桂林摩崖石刻目录一览。

撰写该书是一个不断学习、自我提高的过程。

下面，我拟从断句、版本、译文及石刻背景等四个方面来对准确理解张鸣凤的真实意思表达这一主题进行阐述，与读者朋友们分享撰写《张鸣凤的喟叹：〈桂胜〉译注与解读》一书过程中的一些感受。

先说断句。

断句，也称句读，俗称点标点。断句是基础，断句不对，译文就会不同，理解就有可能出偏差，甚至出错，自然也就无法准确理解张鸣凤的真实意思表达。

来看一例。《桂胜》卷二“漓山”之“漓山人曰”中有文字如下：

曾宏正词非迈俗故独存题名乃朱晞颜师表一方顾词忆歌者何

有人这样断句：

曾宏正词非迈俗，故独存。题名乃朱晞颜，师表一方，顾词忆歌者何？

对此，我于2016年11月13日曾与朋友们在微信上讨论：曾宏正词非迈俗，故独存。这句话要如何理解？张鸣凤否定曾宏正《水调歌头·水月洞》词超脱世俗，所以才留存下来？非迈俗，故独存。这逻辑好奇怪！应该是超尘迈俗方才独存啊。张鸣凤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问题其实出在断句上面。查《桂胜》卷二，其中收录有曾宏正水月洞词的题名，但没有收录曾宏正的水月洞词。因此，这句话的正确断句应该是：

曾宏正词非迈俗，故独存题名。乃朱晞颜，师表一方，顾词忆歌者何？

张鸣凤认为曾宏正词非迈俗，故独存题名。这样的逻辑关系才是对的。后面一句话，乃朱晞颜，师表一方，顾词忆歌者何？张鸣凤认为朱晞（希）颜身为一方表率，本应发挥师表作用，可他偏偏去写《南歌子·次傅景仁韵》一词来忆念一个歌姬，这是为什么呢？很显然，张鸣凤对朱晞（希）颜的这种举动是持批评态度的，其意是朱晞（希）颜既不应该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作品，更不应该将这样的作品刻在漓山这种名胜之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鸣凤实乃性情中人，态度鲜明，敢作敢当，不为先政者讳。

再来看另一例。《桂胜》卷七“龙隐山”开篇结尾处有如下文字：

亭废续建后更名曰怡云即故亭地宋游最盛镌题之众至环两岩使壁无完石他岩未之有也

有人这样断句：

亭废，续建后更名曰怡云，即故亭地。宋游最盛，镌题之众，至环两岩，使壁无完石，他岩未之有也。

起初，我的断句是：

亭废，续建，后更名曰怡云，即故亭地。宋游最盛，镌题之众至环两岩，使壁无完石，他岩未之有也。

也就是说，驂鸾亭废弃了，又续建了，后来更名为怡云亭，怡云亭就建在以前驂鸾亭的旧址上。龙隐岩和龙腾岩在宋代是游兴最盛的，镌刻题名数量之多，到了遍布于两岩石壁间，使得岩壁上没有一块完好岩石的地

步，这种现象是其他岩洞未曾有过的。后来，我又对此反复思考，掌握了驂鸾亭的废建源流，揣摩分析了“宋游最盛”的主语，并通过对比前后文，认为前文的“即此中故有释迦寺”和“即故亭地宋游最盛”应属同一表达句式，至于“至环两岩”的“两岩”指的应该不是龙隐岩（即今龙隐洞）与龙腾岩（即今龙隐岩），而是指今龙隐岩里呈环形的两面岩壁。最终我将这段话断句为：

亭废。续建。后更名曰怡云。即故亭地宋游最盛，镌题之众
至环两岩，使壁无完石，他岩未之有也。

断句不同，译文就有差异，甚至完全不同，但是我相信张鸣凤想要表达的意思应该就只有一个，错误的断句自然就无法准确理解张鸣凤的真实意思表达。

我们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桂胜》卷四“南溪山”开篇有文字如下：

从斗鸡山北水口入是为南溪山以溪名

有人这样断句：

从斗鸡山北水口入，是为南溪山，以溪名。

看似不错，其实有误。正确的断句应该是：

从斗鸡山北水口入，是为南溪。山以溪名。

南溪，是指南溪河；山以溪名，则是指南溪山因南溪河而得名。先写南溪河，再引出南溪山，这才是张鸣凤的真实意思表达。

再来看一个稍微复杂的例子。《桂胜》卷九“叠彩山”开篇段落中有如

下文字：

当揭帝未陆时广池渐麓茂树连山干越四望拥翠而前残霞断霭
涣漫层崖何异叠彩然不但石文已也

有人将其断句为：

当揭帝未陆时，广池渐麓，茂树连山，干越、四望拥翠而前，
残霞断霭，涣漫层崖，何异叠彩，然不但石文已也。

这个断句是错的，主要错在没有理解“然”字的用法，正确的断句应该是：

当揭帝未陆时，广池渐麓，茂树连山，干越、四望拥翠而前，
残霞、断霭涣漫层崖，何异叠彩然？不但石文已也。

张鸣凤的意思是说，当叠彩山脚下的揭帝塘（即今八角塘）还没有干涸变成陆地时，广阔浩渺的池水流浸山麓，茂盛的树木连绵全山，干越山、四望山草木蓊郁，苍翠欲滴，一齐拥向前来，天边残余的晚霞洒落在层层山崖石壁上，色彩斑斓；时断时续的雾气也笼罩着层层山崖石壁，色彩迷离。这样的景致与《图经》中描写叠彩山“以石文横布，彩翠相间，若叠彩然”，像彩色的绸缎层层相叠的样子有什么不同呢？张鸣凤认为，叠彩山得名不仅仅是因为岩石的纹理横列遍布像彩色的绸缎层层相叠这一个原因而已。

“然”字和上述用法一样的例子，还见于《桂胜》卷十三“清秀山”开篇段落中描写阳江自西而来，流经山脚的一句话：

批崖越壑，其流汨湫，过下庄居者前，水波宽缓，山渐深，

土渐衍，似村坞可居者然。

其次，我们说说版本。

版本不同，尽管你的字面意思翻译是对的，但也会导致无法准确理解张鸣凤的真实意思表达。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桂胜》卷五“伏波山”之“漓山人曰”最后一句话说：

光月、癸水两亭诗仅存什之一，余诸芜词不敢概入，盖有以哉。

从字面意思来看，这句话貌似很好理解。不就是说关于光月、癸水两个亭子的诗歌，张鸣凤仅仅采录了十分之一，其余那些芜杂之词则不敢一概收入，这样做是有道理有原因的。但是深入一想，追问三句：哪些词在张鸣凤看来属于芜杂之词？他为什么说这样做是有道理有原因的？这道理和原因又是什么呢？解答不出就无法正确理解张鸣凤的真实意思表达。对此三问，我冥思苦想，统统都无果而终。后来看到了另一个版本：

光月、癸水两亭诗仅存曾之一，余诸芜词不敢概入，盖有以哉。

由“什”至“曾”，尽管仅仅一字之差，却让人豁然开朗，终极三问遂迎刃而解，有了答案。读者在本书中亦可轻轻松松窥见张鸣凤在此处的真实意思表达。

至于由“曾”变“什”，估计是后人在抄书时，不清楚“曾”之所指，认为“曾之一”读不通，遂自作聪明改成了“什之一”，自以为既通顺又好理解，殊不知已离题万里之遥。相比版本差异，我在本书中并不去做版本学上的比对、校注，我更关注并尽最大可能在不同版本中选用了自认为最能准确表达张鸣凤真实意思的字词。

再比如《桂胜》卷十六“漓江”等河流之开篇段落中介绍漓江，有如下文字：

清浅为漓，湛碧为潭，余虽深至一二丈，其下石杂五色，草兼诸种。

起初，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说“清浅为漓，湛碧为潭”呢？清浅的地方就是漓江，湛碧的地方就是深潭，说不过去呀！后来才知道，这句话的正确版本原来是：清浅为滩，湛碧为潭。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译文。

一般来说，阅读古文，倘若仅仅了解大致意思，不难；但要真正做到信、达、雅，要将字词句中隐藏的逻辑揭示出来，说清楚字词句背后隐藏的含义，对我这样一个半桶水的人来说，就很难了。

举一个例子。《桂胜》卷十三“清秀山”的开篇段落中有这样一段话：

环桂诸山本以孤峭标秀，而是山则冈连陇凑，盘纤第郁，长可一里余。独以岩门下瞰塘水，山泽通气，清彩映发，如其名焉。

对于第二句话，我之前的译文是：唯独凭依岩门俯瞰塘水时，可以感觉到这里的山岩水泽气流通畅，山清水秀中体现出的清峻风采互相辉映，整个景观给人的感觉就像山的名字一样，很清秀。

意思其实并没错，但总感觉有欠缺，原因就在于没有译出张鸣凤写的逻辑语气。后来我重新给出了译文：唯有当你凭依岩门俯瞰塘水，感觉到这里山岩水泽气流通畅，山清水秀中体现出的清峻风采互相辉映时，你才会觉得这里的整个景观给人的感觉就像山的名字一样，很清秀。

张鸣凤写文章很有逻辑性，条理很清楚，文笔也很美。除了直译外，我也结合意译，努力给出简省文字背后包含的内容，努力让译文的文笔也美起来，以期让读者能更好地了解文意，准确理解张鸣凤的真实意思表达。这样的例子在本书中并不少见，兹不赘述。

另外，如果没有桂林石刻知识背景，在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理解有隔阂，似乎总隔着一层，你会满怀狐疑：张鸣凤究竟在说些什么呢？

所以，最后我们来谈谈石刻背景。

没有桂林石刻背景，会导致断句错误。比如《桂胜》卷十一“隐山 潜洞山 西山”之“漓山人曰”中有这样的句子：

乃章时发李与龙隐纪游则曰时和岁丰与尧民共击壤于西湖登
千山憩云户又曰旷望幽寻景趣两得何其酣昏若此甚也

有人将其断句为：

乃章时发、李与《龙隐纪游》则曰：“时和岁丰，与尧民共击
壤于西湖”，登千山、憩云户，又曰：“旷望幽寻，景趣两得”，何
其酣昏若此甚也！

也有人将其断句为：

乃章时发、李与《龙隐纪游》则曰：“时和岁丰，与尧民共击
壤于西湖，登千山、憩云户”，又曰：“旷望幽寻，景趣两得”，何
其酣昏若此甚也！

这两种断句都不对，错在不了解相关的桂林石刻内容，也不清楚文中的两句引语其实分别出自摹刻于龙隐岩和西山的两件桂林石刻。正确的断句是：

乃章时发、李与《龙隐纪游》则曰：“时和岁丰，与尧民共击
壤。”于西湖登千山，憩云户，又曰：“旷望幽寻，景趣两得。”何

其酣昏若此甚也！

没有桂林石刻背景，实在不利于准确理解张鸣凤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你仅能浮在文字表面。比较突出的例子见于《桂胜》卷七“龙隐山”之“漓山人曰”，在篇末，张鸣凤连珠炮似的抛出了一大堆他不予采录的桂林石刻：

乃《宋颂》挈归本传，平侬之碑，《桂故》备矣。至若曾之神道、罗之御书，并勒岩阿，用垂不朽，固孝子慈孙之心，然水木非其墓道，林壑异夫先祠，况众游之所归，岂一姓之独侈？朱得屏于高凉，洪遥记于郾郡；米程寄咏、王正功留题乳洞，龙隐无与也。又元祐党籍、崇宁奖谕敕书，惩既非恶，赏亦非功，何足视后世乎？陈弥寿撰《董公德政碑》，磨灭过半。虽然，棠下之思，岷首之泪，岂一门生所钟念哉？

回顾一年多来断断续续的写书过程，颇多感慨。创作文学作品，事关水平高低，你尽可天马行空，任意挥洒，关键看写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吸引读者；而撰写文史篇章，事关内容对错，步步惊心谨慎，关键在于写出来的东西能不能经受考验，不要大家一看，哇，这里是错的，那里讲得不对。那就惨了。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桂林文博专家，同时也是最务实的桂林石刻专家谭发胜老师。可以说，没有谭老师无私的鼎力支持与悉心指导，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近几年来，围绕桂林石刻，我俩有过太多的交流：当面的、电话的、微信的、书面的，还实地踏勘了市区重要的山崖洞府。其间，我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感受到了相互砥砺带来的学术研究上的快乐！感谢谭老师！

感谢李幸芷主任，她的慧眼使得本书稿得到桂林市文学艺术研究室课题资金的资助而出版。她的热情，三年前我出版《桂林石刻：史实与人事

考略》(上、下)一书时已印象深刻。同时也感谢好友、精于书法及文人山水画的湘源山民伍庭楼先生惠赐书名;还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唐燕细心编校。

囿于本人才疏学浅,书中谬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

2017年12月9日于桂林铁西小书房

2018年2月24日订正

关于本书所据《桂胜》版本的说明

关于《桂胜》一书的版本问题，据杜海军、阎春点校之《桂胜 桂故》（中华书局，2016年12月，收入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所收《张鸣凤及其桂胜与桂故》一文说：“人们可以见到的版本约有明刊本、清刊本和清钞本。明刊本是万历庚寅刊本，又见三本：一是国家图书馆藏残《桂胜》十六卷附《桂故》八卷本；二是国家图书馆藏残《桂胜》十六卷本；三是上海图书馆藏《桂胜》十六卷残存四卷本。清代钞本和刊本有《四库全书·桂胜》四卷附《桂故》八卷本，《古学汇刊·桂胜》四卷本，上海图书馆藏《桂胜》清钞本前四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钞《桂胜》《桂故》本等。总起来看，凡今所能见到的《桂故》多为全本，而《桂胜》所见无论明或清本，皆有程度不同的残缺。”杜海军、阎春点校之《桂胜 桂故》一书所依据的版本是阎春博士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时，从日本静嘉堂复印归国的韶宋楼本。《张鸣凤及其桂胜与桂故》一文说：“经全面研究发现，此本虽没有明确钞写时代和钞手者形式标识，但从作者的序言落款等方面看，我们可以断定系作者定稿本。”

在杜海军、阎春点校之《桂胜 桂故》一书面世前，最流行的《桂胜》

校点版本是齐治平、钟夏校点的《〈桂胜 桂故〉校点》一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这两本书所依据的版本不同，在内容上略有差异，各有对错。

比如，《〈桂胜 桂故〉校点》卷五“伏波山”之“漓山人曰”段最后一句云：“光月、癸水两亭诗仅存什之一，余诸芜词不敢概入，盖有以哉。”《桂胜 桂故》一书则将“什之一”写作“曾之一”。写作“曾之一”是对的。曾，指曾宏正。再如，《〈桂胜 桂故〉校点》卷十六“漓江”等之开篇段落有句云：“清浅为漓，湛碧为潭。”而《桂胜 桂故》一书则写作“清浅为滩，湛碧为潭”，显然后者是正确的。另，《桂胜 桂故》第五卷“伏波山”之开篇段落有句云：“宋元丰间，游者题作‘湫波’，取麓遏澜回故云。”而《〈桂胜 桂故〉校点》一书则将“湫波”写作“伏波”。写作“伏波”是对的。《桂胜 桂故》第十六卷“漓江”等之“漓山人曰”段有句云：“轻赍重装，水道是由；即军国所需，鲜不取济，漓之功用大矣哉。”《〈桂胜 桂故〉校点》一书则将“水道是由”写作“水道是繇”，将“军国所需”写作“军国所须”。我认为后者是正确的。再如，《桂胜 桂故》第十卷“宝积山”之“漓山人曰”段最后一句说吕源“罔主听而市幸赏，其大节可征已”，而《〈桂胜 桂故〉校点》一书则写作“其大节可征已知”。我认为后者是正确的。此外，《桂胜 桂故》和《〈桂胜 桂故〉校点》两书卷十一“隐山 潜洞山 西山”之“漓山人曰”段有句均云：“乃章时发、李兴《龙隐纪游》则曰：……冲梯未及桂，兴先委城而遁。”文中两处将“与（與）”字写作“兴（興）”字，两书均错。与，指李与，时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

拙著《张鸣凤的喟叹：〈桂胜〉译注与解读》所载之《桂胜》内容主要参考齐治平、钟夏校点的《〈桂胜 桂故〉校点》一书与杜海军、阎春点校之《桂胜 桂故》一书而成，但在两书文字互异处做出我自己的判断。另外，在标点方面我也有不少自己的判断。特此说明。



目 录

卷上·译注

《桂胜》第一卷	独秀山	3
《桂胜》第二卷	漓山	9
《桂胜》第三卷	雉山	16
《桂胜》第四卷	南溪山	21
《桂胜》第五卷	伏波山	28
《桂胜》第六卷	七星山	36
《桂胜》第七卷	龙隐山	43
《桂胜》第八卷	屏风山	51
《桂胜》第九卷	叠彩山	56
《桂胜》第十卷	宝积山	62
《桂胜》第十一卷	隐山 潜洞山 西山	70
《桂胜》第十二卷	中隐山	77
《桂胜》第十三卷	清秀山	82

《桂胜》第十四卷 虞山	88
《桂胜》第十五卷 尧山 辰山 穿山 琴潭山 望夫山附	92
《桂胜》第十六卷 漓江 阳江 南溪 弹丸溪 訾家洲 朝宗渠附	99

卷下·解读

激将法激出来的《桂胜》	111
张鸣凤：十二种石刻文献不采录	114
独秀山名称由来的质疑与考证	121
独秀山石刻三则	133
张鸣凤论马援与伏波山还珠洞	139
为朱希颜正名	150
罗之御书	162
曾之神道	164
两张奖谕敕书	167
元晦《岩光亭十韵》被毁之谜	170
桂林朱元顺辨考	180
逍遥楼与湘南楼答疑	190
漫议张鸣凤《书〈桂胜〉后》	203

附 录

《桂胜》辑录《桂林风土记》《桂海虞衡志》文献	217
张鸣凤《桂胜》《桂故》采录或提及桂林摩崖石刻目录一览	222